

韓
非
子
集
解

韓非子集解卷第二

長沙王先慎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有度第六

先慎曰乾道本六作七據趙本改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

強爲不曲法從私。盧文弨曰注爲字當作謂先慎

曰爲謂字同

奉法者弱則國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

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

荆全之時與荆亡之時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遂殊者則由奉法有強

弱故也。顧廣圻曰氓當作民下二句同舊注未識

齊桓公并國三十啟地三千里桓公

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

顧廣圻曰襄當作昭下同史記年表世家燕無襄王下文云

發齊在昭王二十八年或一證襄也

以河爲境以薊爲國襲涿方城

方城涿之邑也。顧廣圻

曰句有誤王先謙曰襲謂重繞在外謂燕都在薊涿方城在外猶左傳言表裏也涿與方城二地注誤方城見燕世家漢志涿

屬涿郡薊方城屬廣陽國方城詳見水經聖水巨馬
水注中今直隸固安縣西南有方城村卽其地也殘齊平中

山中山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謂鄰國得燕爲黨者則重反是者則輕也襄王之氓社

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趙年表五年擊燕二十年

救邯鄲二十一年救趙又取地河東河東故南燕國所在時魏

世家二十一年云趙得全也故國與魏也。盧文弨曰注河東故南燕國所在凌張本作故

南燕之地無下河東二字德之誤作得之先慎曰此蓋五年擊

燕所得注謂燕人與魏非也攻盡陶魏之地陶定陶也。顧廣圻曰魏加兵

於齊私平陸之都言魏加兵於齊平攻韓拔管管故管勝於淇

下睢陽之事荆軍老而走魏與楚相持於睢陽而楚師遁師久

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兵魏之威行於冠帶之

國安釐王死而魏以亡先慎曰乾道本無王字盧故有荆莊

齊桓則荆齊可以霸先慎曰乾道本桓下有公字盧文弨云

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

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

外謂臣之事也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

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

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僞謂

守法度之臣授之以政位加羣臣之上故不可欺以詐僞。顧廣圻曰失當作夫下文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失亦當作夫加

以當作以加舊注未諱先慎曰顧說是拾補加以作加於是注趙本授誤作受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

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所以稱輕重也臣既妙於輕重使之聽遠

故不可欺以輕重也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能由譽進所以比周於下求其

虛譽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官由黨舉所以務交求其親援故官

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

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爲也

先慎曰上行字當作法好賞惡罰之人釋公法行私術與上去私

曲就公法去私行行公法下行私重輕公法奉公法廢私術相應四處皆作法字此行字涉下文而誤

忘主外交

以進其與

與謂黨與也

則其下所以爲上者薄矣交眾與多外內朋

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

朋黨既多遞相隱蔽雖有大過無從而知也

故忠臣危死於

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

邪臣朋黨則忠臣橫以非罪而見陷邪臣輒以無功而獲利也忠

臣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

臣傷其類故良臣伏也。先慎曰乾道本危上有之所以

三字良下無臣字盧文弨云之所以三字衍一本無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良下有臣字先慎案注云則良臣伏是注所見本亦

有臣字之所以三字不當有此與下句文法一律今從盧顧校改伏謂隱也

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

則姦臣進矣

同氣相求故姦臣進也

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

私重

王渭曰句絕輕公法矣私重謂朋黨私相重也

數至能人之門

此其所以私重也

顧廣圻曰能當作態態人卽荀子之態臣見臣道篇先慎曰能人卽私人也見管子明法篇本書作能字不誤三守篇不敢不

下適近習能人之心卽其證乾道本注此作比依張榜本趙本改不壹至主之廷。先慎曰趙本壹作一下

同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也。君

徒屬之數雖多皆行私重故非尊君。先慎曰乾道本無以字顧廣圻云今本所下有以字先慎案依下文當有今據補

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百官雖備皆慮私家之便然則主有人故非任國任謂當其事也

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威權不移故也。盧文弨曰注下移誤不移故臣曰

亡國之廷無人焉。無憂國之人也臣韓非自謂也。先慎曰此篇多本管子明法篇廷無人者

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

。先慎曰張榜本相益作之益案家務相益謂務相益其家與大臣務相尊同相益相尊對厚國尊君而言張榜本相作之誤

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爲事。顧廣圻曰奉當作持見本書三守篇晏子春秋問下云士者持祿

游者養交荀子臣道篇云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又見韓詩外傳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

上斷於法而信下爲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

功不自度也

擇人量功之法布在方冊謂成國之舊制

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

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

以法量功故能不可弊敗不可飾也。先法飾人故譽不能進非不能退也。先

慎曰張榜本作蔽管子亦作蔽非作誹字竝通用

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

明辯謂善惡不相掩

故主讐法則可也

讐謂校定可否

賢者之爲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

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

朝廷辭賤則下有缺上之心軍旅辭難則士有偷存之志。先

慎曰乾道本注士作事今依張榜本趙本改盧文弼云注缺譌作缺士藏本作事

順上之爲從主之法

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

爲君言也

有目不以私

視爲君視也

而上盡制之爲人臣者讐之若手上以脩頭下以脩足

清暖寒熱不得不救入

寒則救之以暖熱則救之以清凡此皆用手入故曰不得不救入也。先慎曰

入字衍文下不敢弗搏與不得不救相對成文明此不當有入字舊注不審而曲爲之說非張榜本刪入字是也又案清暖寒

熱據注文當作寒暖熱清

鎡鄒傅體不敢弗搏

利刃近體手必搏之。無私盧文弼曰弗藏本作不

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

賢哲之臣事能之士皆以公用之

故民不越鄉而交

無百里之感

既任臣以公則政乎國理人無異望無外心故不越鄉而交所以無百里之感。顧廣圻曰感讀爲

戚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

愚智各得其所故提衡而立

治之至也今夫

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

易亡擇主心貪者耳如詐此之臣不可謂廉也

詐

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

逆法強諫凌主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忠

行惠施利收

下爲名臣不謂仁

行惠收下作福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仁

離俗隱居而以非上臣

不謂義

隱居非上揚主之惡如此之臣不可謂義。先慎曰乾道本以下有作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作字今據刪

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險之隙以恐其主

先慎曰隙字無義當作隙策

文爲上形與隙相近轉寫殘缺以爲隙耳

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

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

伺危以怨主毀國以利家姦雄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智也。盧文弨曰注伺危以恐主恐誤作怨

此數物者險

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

險世所說邀取一時之利先王所簡必令百代常行。盧文昭

日簡弃也注非俞樾曰險世之說本作

險世所說說讀爲悅注所據本尙未誤

先王之法曰顧廣圻曰此下五

句文與洪範有異或

別有所出非引彼也臣毋或作威

先慎曰張榜本更有毋或作福句毋或作利

從王之指毋或作惡

先慎曰乾道本下毋字作無顧廣圻云今本無所毋先慎案作毋字是今據改洪

範正作毋或作有呂氏春秋貴公篇引亦作或與此同注或有也

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

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

治世之人所具意行不用夫之於私惟以待君之任耳

爲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

言當用法而察之。先慎曰乾道本爲下有之

字據張榜本刪

且上用目則下飾觀

飾觀則目視不得其真也

上用耳則下飾聲

則耳聽不知其僞也

上用慮則下繁辭

繁辭則慮惑於說也

先王以三者爲不足故

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

因法數審賞罰用此察之則百官不得混

其真僞斯術也先王所守之要。先慎曰先王之所守要即揚權篇聖人執要之義注說非

故法省而不侵

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闢其佞

顧廣圻曰藏本同

今本險作陰誤

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

蔽善飾非

郎近侍之官也。俞樾曰勢當作替國語楚語曰居

外正相對成義替勢形近而誤或古字通也

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

雖單微直

湊亦令得其職分而豪強不敢踰。先慎曰注說非說文湊水上人所會也故湊有會合之義此言親近重臣合之疏遠卑賤之人皆用法數以審賞罰毋有相違下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

之任勢使然也

立治之功日尙有餘而功教既已平羣臣既已穆則上之任用之勢不違法教使之然也夫

人臣之侵其主也

先慎曰御覽六百三十八引人臣作大臣

如地形焉卽漸以往

如地形之見耕漸就削滅也。先慎曰卽當作積聲之誤也此謂人之行路積漸不覺而已易其方在始未必不知移步換形遂不能見故必立司南以定其方喻人主爲臣侵其權勢使人主不自知者非一朝一夕之故在人主時以法度自持也喻意言行路非言耕者注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

既以漸來故雖

非御覽引作既亦誤

至於夫端易面而主尚不能自知

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

司南卽指南車也以喻國之正法。

先慎曰御覽引

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

法之內

不令遊意法外爲惠法內皆所以防其侵也。先慎曰御覽引惠作慧誤。

動無非法法所以

凌過遊外私也

既使羣臣動皆以法其或凌過遊外卽皆私也。盧文弼曰遊外二字一本作減顧廣圻曰凌

字未詳過當作過行遊字舊注誤先慎曰過爲過之誤顧說是也一本脫外字遊作減是凌爲峻字形近而譌當在法上傳寫

誤倒耳峻法所以遏減外私也與下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句正相對今本譌誤遂不可讀嚴刑所以遂令

懲下也

所以嚴刑者欲以遂令且懲下也遂通也。王先謙曰遂竟也刑以輔令而行使必下竟

威不貸錯

制不共門

威當主錯故不貸臣令錯制當主裁故不共臣同門錯置也

威制共則眾邪彰矣

威制共臣則制邪顯用矣。先慎曰注制邪當作眾邪。

法不信則君行危矣

法不信則後不可行故君

危也。俞樾曰危讀爲詭呂氏春秋淫辭篇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與此意相近蓋法不信則

君之所行前後違反故曰詭也作危者古字通耳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子說林篇尺寸雖齊

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並其證也舊注未達段借刑不斷

之旨危當以君位言不當以君行言足知舊說之非矣

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爲度匠之目意雖復

中繩而不可用當其規矩爲其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

先慎曰注上其字當爲以字之譌。之法爲比君知雖敏而中事不可用當以先王之法爲其比制也。虞文弼曰注君知裁本作君智先慎曰上智謂

極智之人與巧匠同意非謂君也捷疾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

也中事合於事也中音竹仲反舊注誤。而高科削科等也削高權衡縣而重益輕權衡乃平斗石設而

多益少減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舉法而措之治自平。先慎曰措當

爲論語錯諸枉之錯以法數治國家不外舉錯二者上文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即其義注說非法不阿貴

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

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紕羨齊非其

健羨齊其爲非紕音黠。王先謙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

屬官欲令官之屬己。王念孫曰舊注甚謬屬當爲厲字之誤也。屬官威民義正相近。詭使篇上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屬下也。屬亦厲字之誤。俗書屬字作厲形與厲相近。故厲誤作屬。屬之民不屬今本屬誤作厲。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不敢以貴勢慢易於賤也。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傳之於後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

導引也言道所以引喻其臣而制斷之也。俞樾曰

注訓導爲引此未達古語也。導當爲道道者由也明主所道制其臣者猶言明主所由制其臣者古語每以道爲由。本書孤憤篇法術之士奚道得進猶言奚由得進也。呂氏春秋貴因篇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猶言由彌子瑕見釐夫人也。晏子春秋諫上篇曰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亦言由裔款以見景公而其字作導可證此文所導之卽所由矣。八姦篇云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義與此同。先慎曰張榜本導作道云由也。俞說與之合。藝文類聚十一引主作王無之所導三字臣下有下

字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爲人

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

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姦臣

所惡則巧詐媚惑其主得其威而罪也。盧文弼曰注罪之誤罪也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

姦臣所愛亦以巧詐媚惑其主得之恩而賞之。盧文弼曰注其恩誤之恩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

利出於已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

其君臣用罰則民畏臣而輕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臣用賞則民歸臣而去其君。盧文弼曰注去

其君各本此字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

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於狗矣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

案以下文例之當有於字據意林御覽六人主者以刑德制臣

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反爲臣所

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

請君爵祿而與羣臣所以樹私德於眾官。先慎曰外儲

說右上篇作行諸大臣

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

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以樹私恩於眾庶也

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子罕謂宋君

盧文弨曰此

別一人非春秋之樂喜

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

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

君見劫田常徒用德

謂不兼刑也

而簡公弑子罕徒用刑

謂不兼德也

而宋君劫故今世爲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

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

顧廣圻曰擁當作壙

非失刑德而使臣

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俞樾曰失刑德而使臣用之不富有非字非字衍文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與事也

言名也事則也言事則相考則合不可知

也。先慎曰乾道本與作異拾補作與盧文弨云言下衍不字藏本無異字譌顧廣圻云今本言下有字誤異當作與先慎

案張榜云刑當作形案刑形二
字本書通用與字依盧顧校改爲人臣者陳而言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

陳下有事字誤案而當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

廣圻曰當衍專字先慎曰顧說非謂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

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

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

說於大功也以爲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

不當名之害甚於大功功

大震主亦所以爲罰。先慎曰不當名也害當作不當名之害

下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句法正同注所見本尙不誤此言因

功失法則國無所守故不當名之害昔者韓昭侯醉而寢

先慎曰

意林醉下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

而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殺典冠

。先慎曰乾道本殺作與意林與作殺是也其罪典衣以爲失

今據改下文越官則死不當則罪是其證

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守業以當官守官以當言如此者貞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爲矣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

賢者必多才術故能乘賢以劫君也

妄舉則事沮不勝

妄舉謂不擇賢則其事必沮而不勝沮毀敗也

故人主好賢則羣臣

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不效

飾行則僞外故其內情不效效顯也

羣臣之

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

莫不飾行故真僞不分也

故越王好勇而民

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而好內

慎曰先

乾道本妬下有外字顧廣圻云藏本無外字是也本書十過篇難一篇並無今據刪

故豎刁自宮以治內

戴禮公羊墨子作刀刀有貂音故通用

桓公好味

顧廣圻曰當衍桓

公二字此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子首與上相承

元后傳有首子可證十過篇及難一篇兩見可證彼惟趙用賢本作首無作首子者十過篇及難一篇兩見可證彼惟趙用賢本作首

子明首子爲後人所改古本自作子首也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臣也以噲

好賢故陳禪讓之事令噲不受國以讓己因以篡之故君見惡

則羣臣匿端匿其端避所惡也。先慎曰乾道本君下有子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先慎案此不當有今據刪

君見好則羣臣誣能誣其能欲見用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

矣羣臣之情態皆欲求利君見其好惡則知利其所存故得以爲資。俞樾曰欲見當作見欲與上文見好見惡一例見好見惡即自見其所欲矣下文云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正承此而言主道篇云君無見其所欲可證此文見欲之義先慎曰注利其所存其當作之

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

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子噲燕王名也桓公蟲流出

戶而不葬先慎曰乾道本戶作尸盧文弼云藏本尸此其故作尸先慎案作尸是今據改十過篇正作尸

九

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

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爲利此以情借臣求利者也患所以生

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爲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

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

緣其好惡之情得以侵主則羣臣爲子

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

君無好惡則臣無因爲其誠素自見

先慎曰乾道本惡上無去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先慎羣臣案當有去字主道篇云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可證今據補

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揚權第八

揚謂舉之使明也權謂量事設謀也

刪孫貽穀云文選蜀都賦劉逵注韓非有揚推篇今推作權誤注說非顧廣圻云廣韻揚推都凡也

天有大命人有小命

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大命君臣上下之節人之大命也

夫香美脆味

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損精

香肥所以甘口也用之失中則

病形皓曼所以說情也耽之過度則損精賢才所以助理也用之失宜則危君也先慎曰乾道本病作疾損作捐注亦作捐

拾補疾作病盧文昭云說注中作悅捐孫詒穀云意林及文選七發注皆作損注同顧廣圻云藏本疾作病是也李善七發注引此作病捐亦當從七發注引作損先慎案注作病朱誤意林正作病今據改說讀爲悅非舊本作悅也故去甚去

泰。先慎曰乾道本甚上有泰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上泰字先慎案甚上不當有泰字意林無今據刪身乃無

害權不欲見素無爲也。顧廣圻曰句有誤未詳先慎曰用人之權不使人見虛以應物不必自爲執

要以觀其效虛心而用其長卽權不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謂臣

見素無爲之理廣雅釋詁素空也

民中央謂主君。先慎曰乾道本注君作居改從今本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

自以之。以用也君但虛心以待四海既藏道陰見陽方也藏謂

不見也其能如此則君當導臣之陰以見君之陽陰陽接則君臣通也。王先謙曰道由也辭見由陰見陽謂由一己之虛靜

以見四海之動注非先慎曰乾道本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左右謂

本注作以見君子之陽今從趙本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左右謂

獨也君臣既通輔弼之臣斯立如此則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四方賢才畢來矣君但開門而當之無所遮擁也當受也。先慎曰乾道本注類上無同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賢才既來莫敢變字從作後據趙本增改

俱行行之不已

既行職事有功而可此皆俱賢臣之助不須有

是謂履理也

君能履理故有成功

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

故上下無爲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

先慎曰御覽

九百一十八引用作用

上有所長事乃不方

所長謂任材用物皆得其宜故事不

用其能上乃無事然則上固不必有所長矣上有所長是失其

爲上之道事乃不方猶言無方也謂不得其方也下文云矜而

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皆承

其材

居上好生辯惠則下因其材以入其諛佞材則辯惠也

上下易用國故不治

上代下任下操

上權則

用一之道以名爲首

一謂道可以常行古今莫二者唯其正名乎故曰以名爲首。先慎

曰乾道本無之字願廣圻云藏本今本一名正物定名倚物徙

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

既使名命事故事自定也。先慎曰羣書治要

引尸子分事篇執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卽韓非所本使字作令疑此使字涉注文而誤注以使釋上令字以命釋下令字非上令字

本

作

使

字

也

不

見

其

采

下

故

素

正

事

既

素

且

正

盧

文

昭

曰

注

訓采故皆爲事非也趙氏云不見其采是聖人靜以自居韜匿光采臣下以故守素而趨於正此說是也

因而任之

使自事之

因其事而任之彼則自舉其事。顧廣圻曰句失韻有誤先慎曰事當作定下文使皆自定之承此而言

若作事之則使皆自定句爲無著矣

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

因其事以與之彼則自舉之正與

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

凡事皆使彼自定在上者從而以名舉之則刑名審矣。先慎

曰乾道本注在上誤作任上改從趙本

不知其名復脩其形

形事也循事以求名則其名可知也。顧

廣圻曰脩當作循注未謬

形名參同用其所生

所生爲形名所從而出者形名既以參同故有此人而用

二者誠信下乃貢情

二者謂形名也參同則用其是謂誠信也貢謂陳見也謹脩所事

待命於天

君人者能謹修其事天必有符應之命以命之

毋失其要乃爲聖人聖人之

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爲常

夫智巧在必背道而行詐故須去之民人用之

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之

終則有始

既去智巧上因天之道下則反形之理二者督考參驗鞠盡之其事既終還從其始也。先慎曰乾道本

注督下有巧字據趙本刪顧廣圻疑虛以靜後未嘗用已常當

督參鞠之句有誤未審注本之誤耳以後人未嘗用已而先唱凡上之患必同其端端謂所陳事之首也臣之陳

偏聽而致患也。先慎曰趙本上作人盧文弨云人張本作上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其陳事者

無遂與同然後擇其善者以之施教則萬民齊一而隨從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嚴理而

普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德不與物寧而物自寧

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生死言當因道以考汝報而汝也死生猶廢興也謂其教

命時可廢則廢時可興則興也。顧廣圻曰生死當作死參名生生與下文情韻舊注未諱先慎曰注趙本報下有命字

異事通一同情參考異事之名必故曰道不同於萬物故能生於萬物

德不同於陰陽故能成於陰陽。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先慎案依上下文當有今據

補衡不同於輕重

故能知其輕重

繩不同於出入

故能正其出入

和不同於燥

溼故能均

君不同於羣臣

故能制於羣臣

先慎曰乾道本君

下藏本今本無子字羣於今本作於羣先慎

案子字衍羣於二字倒注不誤今據刪改

凡此六者道之出

也此六者皆自道生

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

獨爲

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

下當陳其名

君操其名臣效其形

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

盧文弨曰一無也字是顧廣圻曰同調韻與詩車攻五章合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入

凡聽言之道或有未審必出

入於此也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

審察其名則事位自定

之道溶若甚醉

溶閒漫之貌凡聽言者欲聞以招明愚以求智

廣圻曰溶字未詳下同舊注皆訓爲閒不見所出俞樾曰溶若

甚醉此溶字當爲容言其容有似乎醉也下文動之溶之此溶

字當爲溶說文手都溶動溶也動之溶之即動之溶之也動溶亦作動容孟子盡心篇動容周旋中禮者是也疑古本兩溶字

皆止作容一爲容貌之容一爲動容之容傳寫增
水旁因失其義矣先慎曰俞說是注泰趙本作奉
不爲始乎齒乎脣乎愈憎憎乎脣齒可以發言語也吾不爲始
昭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離謂分析其所

遂知之所陳之言或是或非如輻之湊皆發自下情上不與之
爲構也構結也。先慎曰構講古通謂解釋也臣下是非君並
聽之不爲調解注訓構爲結似非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

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參三也伍五也謂所陳之

事或三之以比物之情或五之以合虛之數常令根幹堅植不
有移革如此則動之散皆無所失泄也。先慎曰動泄不失當
作動不失泄泄有世音與革字古台韻注云無所失泄是注所見本尙不誤動之溶之無爲而改之

凡所舉動溶然間暇雖有所改無爲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

而爲也。先慎曰溶當作容說見上謂臣所陳言君若喜之彼必自媚益爲其事苦乃惡之彼必生
怨而遂止。顧廣圻曰以上皆失韻未詳何句有誤先慎曰喜
之惡之並句喜與事惡與怨爲韻外儲說右上篇謳乎其已平
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謳苞爲韻並句首字雖用韻不同而以

句首字爲韻則可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去喜惡以虛其

爲道借證顧說非是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謂下之爲事上不與共得則臣得

上不與義之使獨爲之先慎曰上固閉內局從室視庭參

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閉內局謂開心以察臣

而視庭也八尺曰咫尺寸者所以度長短既開心以參驗之咫

尺以度量之二者以具則大小長短皆之其所不相犯錯如此

則可賞則賞可刑則刑無乖謬矣顧廣圻曰上固閉內局上

字下當有脫文尺字當衍舊注以尺寸釋咫因誤入正文也先

慎曰案固疑因字之誤上不與共不與議因開心以察之如從

室視庭尺寸不失也因與固形近而誤似無脫文注謂字乾道

本作講誤據拾補改以具當作已具因其所爲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爲所

善惡既各自成善必及賞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賞罰規矩既

必及刑刑賞不差誰敢不信已說於一事

二事則人知他事皆主上不神下將有因神者隱而莫測其所

然故曰三隅乃列也由者也既不神故可

測則可因故曰其事不當下考其常主事不當則下以常

下將有因也理考之所以較其非若天

若地是謂累解

天地高厚不可測者也。君用意如天地則上因下考之累可解也。俞樾曰：累解乃疊韻字。古

人常語也。荀子富國篇則和調累解。累解與和調並言可知。其義楊注以爲要累解釋非也。儒效篇解果其冠楊注引說苑蟹螺者宜禾爲證。然則累解猶蟹螺矣。古語雖不盡可通。而累解二字平列則塙然無疑。舊注之失與楊注同。若地若

天孰疏孰親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故無疏無親也。

能象天地是謂聖人

象天地之高厚而無

私也。欲治其內置而勿親

內謂君之機密也。欲令機事不失所置之臣勿私親之。先慎曰：乾道本注欲

作故今

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

外謂百官之政也。欲令官

政不失則每官置一人焉。夫兩雄必爭官有二人適足大臣之以增其猜競故一人則專而不恣豈有移易并兼之事。大臣之

門唯恐多人

臣門多人威權在之故也。

凡治之極下不能得

神隱不測故下不能得之治道

無踰此者故曰治之極也。

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

先慎曰：注惻當作測。大惑

刑名不差則民守職此治之至要者也。去至要而不用非惑而何也。顧廣圻曰：周當依本書主道篇作同。先慎曰：乾道本注民作

猾民愈眾姦邪滿側。

亦既大惑故姦眾而邪滿其今從趙本。先慎曰：姦邪指臣言。謂

狡猾之民則益多而姦邪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

之臣盈於左右矣注說非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母貴人而逼焉

君之富臣更從臣貸君之貴臣更令臣逼此倒置之徒不識理道者也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

焉專信一人則形勢聚焉故失其都先慎曰乾道本注勢上脫形字盧文弼云張本有今據補又云都下當有國字神

大於股難以趣走臣重於君難以爲理主失其神虎隨其後失

謂君可測知如臣能爲虎隨後以主上不知虎將爲狗主既不知臣之

爲虎則臣匿威藏用外若狗然所以陰謀其事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臣既以虎爲狗君

則同事相求皆爲狗益其朋黨無有已時也虎成其羣以弑其母母則君也既朋黨

也虎既成羣爲主而無臣矣國之有臣皆爲虎故曰無臣也臣

母必見弑先慎曰此謂有國必有臣不能畏臣爲虎而不用惟在主施

其刑法以制之故下云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

宣是也舊注誤趙本無注末十一字因其不主施其法大虎將

怯合而刪之也盧文弼云張本注末有此二句法刑苟信虎化爲

人復反其真

謂君君臣臣也。先漢曰乾道本苟作狗據拾補改盧文弼云苟誤作狗顧廣圻云信讀爲申申與

下文人真韻言申法刑於狗也上文云虎將爲狗又云狗益無已與此相承先慎案顧讀信爲申是也狗當從拾補改作苟狗字涉上文而誤不得反以爲證此謂君苟申其刑法則臣昔之爲虎者皆反其真而爲人矣反其真指臣而言舊注謂君君臣臣亦

欲爲其國必伐其聚

聚謂朋黨交結伐之者所以離散其朋黨也。顧廣圻曰聚讀爲藁下句

同藁與下文

不伐其聚彼將聚眾欲爲其地必適其賜

地亦國也欲治其國

必令賜與適宜。俞樾曰呂氏春秋重己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適猶節也管子禁藏篇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

與以實藏是適與節同義必適其賜者必節其賜也舊注失其義

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

予假仇人斧

亂人求益而與之則是以斧假仇人也。盧文弼曰仇一本作讎

假之不可彼將

用之以伐我

以斧與仇則是假與不可仇黃帝有言曰上下一

日百戰

夫上位可實上利可貪居下者常有羨欲之心欲下匿靜則不能欲取則不得二者交戰一日有百也

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

下既有羨之心常匿私以試上故上必當操度量以

割斷其下也。先慎曰乾道本上操作下操俞樾云此當故度

作上操舊注未誤先慎案張榜本趙本均作上操今據改

量之立主之寶也故爲主之寶也

黨與之具臣之寶也具可

以奪君位

故爲臣寶臣之所不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

尋常

四指爲扶上於度量少有所失下之得利已數倍多矣。盧文弼曰扶字誤從牛旁注同得意林作失下有君不可

不慎句不可從先慎曰趙本扶誤作扶意林作膚

有國之君不大其都

大其都臣將有

道之臣不貴其家

大夫稱家貴其

有道之君不貴其臣

臣貴其臣

勢過

貴之富之備將代之

臣既貴富備必將代君也。顧廣圻曰備當作彼舊注誤

備危恐

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

太子者君之副貳國之重鎮今欲備其危殆必速置之則禍端自息矣

內索出圉必身自執其度量

臣人四面謀君常在圉今自內厚欲求出圉但身執度量則可矣

者虧之薄者靡之

厚謂臣黨與眾勢位高也位如此必虧之使薄也。盧文弼曰靡之當與易我有好爵吾

與爾靡之

之靡同義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

漸虧也

亦取其既盛必衰天之道也。先慎曰肅之若月謂漸移其權勢不使臣自知猶有度篇云人臣之侵其主如地形焉積漸以往之義舊注靡之若熱若鑽火之取熱不得中息。先慎曰靡失其旨矣。

見其消有時而盡故云靡之若熱此與上虧簡令謹誅必盡其之若月同意注息乾道本作急今從趙本。

罰之理也。毋弛而弓一棲兩雄。不當立人官也。先慎曰注立趙本作位二字古通人當作之一棲兩雄其闔嘖嘖爭鬪豺狼

言刑法所以罰不當位之官也。一棲兩雄其闔嘖嘖爭鬪豺狼

在牢其羊不繁。豺狼喻吏一家二貴事乃無功。二貴爭出命服

故事無夫妻持政子無適從。夫唱婦隨者禮之正也。今夫妻

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木喻臣也。披爲落其枝也。數

勢也。木枝扶疏將塞公閭。謂臣威權覆主充塞公閭。先私門將

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圍。園圍也。顧廣圻曰園當作圍。圍與下

非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拒謂枝之旁生者也。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

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

害心

春風所以發生萬物者也喻君恩實所以榮益於下者也枝本大矣春風又發其榮以增其重則枝而害心喻臣

本實矣君又加之恩賞以增其威重則臣將二而危君

矣。先慎曰注趙本城下無重字盧文弼云張本有

公子既

眾宗室憂吟

宗室謂太宗適子家也庶子既眾勢凌適子故憂吟也。盧文弼曰注太宗大誤太先慎曰吟趙本

作吟

止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數披黨與乃離

。願廣

下同本同今本木下衍枝字案三字句

掘其根本木乃不神

。盧文

上文數披其木凡四見拔離韻

掘其根本

木乃不神。願廣

其根三字句與上文同本字衍根神韻填其洵淵毋使水清

水之停積水清鑒之者必眾喻雖族和附之者必多也。願廣

折曰淵清失韻有誤不即有缺文也俞樾曰願氏以上句本字

爲衍文是也此句洵字蓋亦衍文舊注不釋洵字是舊本未衍

也上云木數披黨與乃離此云掘其根本乃不神填其淵毋使

水清皆上句三字下句四字今衍本字洵字非其舊也至趙本

作木枝數披則更失之矣先慎曰俞說衍洵字是也定之方中

淵與人協楚詞清與人協風賦清亦與人協詩燕燕淵與身人

協楚詞卜居清與身人協詩猗嗟清與成正協易訟淵與成正

協則淵清古自爲韻顧疑有誤非也盧文弨云注雖字非誤卽衍探其懷奪之威探其懷謂其心知其所欲爲先慎曰主上用之若雷若雷威不下分則君命神注淵字當作測而可畏故若雷電也

八姦第九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

道引也言姦臣或誘引君之左右或誘引君之百姓以成其姦

邪其術有八也先慎曰道由也注誤說詳上

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

子便僻好色

便僻得嬖美好之色

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

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

乘因也夫人孺子等由因君醉飽之時進以燕娛之

具以求其所欲事無不聽

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

此之謂同牀

以金玉之寶內事貴夫人愛孺子等使之惑主主惑則姦謀可成也

二曰在旁何謂

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

優笑者謂俳優能嘲笑者侏儒短人也

此人主未命

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

俱進俱退皆應皆對

謂君所欲進則左右近習俱共進之所欲退則俱共退之命之則皆應問之則皆對

。先慎曰乾道本注無應字今從趙本

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爲人臣者內事

之以金玉玩好

先慎曰乾道本之作比顯廣圻云今本比作之今據改

外爲之行不法使

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

姦臣既以金玉內事近習之臣外又爲行非法漸化其主主既習非則其位可

得而奪也。先慎曰乾道本注姦上有主字今從趙本

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

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

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爲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

。先慎曰

乾道本事下有畢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畢字今據刪

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

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

收謂收攝其心也謂臣欲

收大臣之心辭言爲作聲譽又更處置邀共言事於君其事既成大臣必益爵祿用此以勸其心使之犯忤其主主犯則君臣

有隙姦臣可以施謀也。先慎曰乾道本注必作心依趙本改處約言事謂平居約之言事也注謂又更處置非也

四曰

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
心此人主之殃也爲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歛以
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
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爲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
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臣行其惠則主澤不下流
故曰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

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

君門隔於九重賢俊希得與振故言談論

議希也。先慎曰平日未聞言談論議偶有所說自然易動注振字誤趙作攝亦非

爲人臣者求諸侯之

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爲巧文之言流行之辭

謂其言巧便聽者似若流通而可行

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

主設施綴屬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强何謂威强曰君人者以羣

浮虛之辭

臣百姓爲威強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爲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

先慎曰乾道本人作臣願廣

圻云藏本今本臣作人今據改

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

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爲人臣者重賦歛盡府庫虛其

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歛

於內

顧廣圻曰歛字未詳先慎曰詩桑扈孔疏歛者收攝之使名爲臣者當強兵壓境則在內制攝其君以便己私下文

上震攝而言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

先慎曰六微篇公

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卽此義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

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

俞樾曰道字衍文也所以成姦所以壅劫兩文相對讀

者見篇首云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入術誤以道成姦三字連讀故妄增入之不知所道成姦卽所由成姦也義與所以同此既云所以卽不得復有道字矣

其謁不使私請所以防初姦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

使益辭所以防二姦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

於後當則任之不當則罰之盧文弨曰任謂保任舊注非先

之言恐其妄舉故以罰不令妄舉防三姦其於觀樂玩好也必

令之有所出謂知其所從來先慎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

虞其意防四姦之養殃也虞度也必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

日案當作不使擅進擅退羣臣虞其意今重不使二字注所據

本不重不使二字故云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明以不使貫

下三項也張榜本無擅進不使擅退六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

墳倉

積粟於倉

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

防五姦

也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考

其能察防六姦不使羣臣相爲語防六姦其於勇力之士也先慎曰

詳其過乾道本無於字願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於字先慎案有於字是軍旅之功

也此與上下文法一律皆有於字明此脫今據補無踰賞邑闕之勇無赦罪

邑闕勇者謂恃力與邑人私闕不使羣臣行私財防

姦之威強也不使行私財於勇士。先慎曰財字衍文不使羣臣行私卽上文人臣彰威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也注依

誤文釋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防八姦所

謂亡君者自此至卷末同先慎案張榜本不提行今從之非

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己有也亡君雖有國非己有令臣

以外爲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臣自外制內而君不擅舉手

日爲張聽大國爲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聽大國則誅求無厭

本作而聽大國爲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每事皆聽其傾國猶

不足有所不從則有辭而見伐故聽從之亡急於不聽也故不

聽。

顧廣圻曰句絕

羣臣知不聽。

此言不聽皆是不聽大國與上文云

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相對舊注全誤

則不外諸侯。

臣之外交以君之聽已欲有所構結今君既不聽則交之

外心息矣。先慎曰拾補外下有市字盧文昭云脫一本有

先慎案外下脫交字注云臣不外交是注所據本有交字

侯之不聽則不受臣之誣其君矣。

諸侯知我不聽用其臣不受彼臣之浮言以罔誣其君也

王渭曰之不聽當作知不聽先慎曰王說是注未論臣明主之乾道本作之臣顧廣圻云今本之臣作臣之今據乙

之爲官職爵祿也。

先慎曰舊提行今連上

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賢

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

祿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

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功勞。

先慎曰論上當有不字

用諸侯之重。

諸侯以勢位之重也有所委屬而君用之先慎曰諸侯所重君遂用之舊注非

聽左右之謁

顧廣圻曰乾道本誤提行先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

慎曰趙本不提行是也今從之

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爲貴有左右
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先慎曰謂不考其功勞也官職之遷
失謬是以吏儉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
有功者賸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陳毀也或本爲墮也。先慎曰注未也字趙本無

韓非子集解卷第二終

韓非子集解卷第三

長沙王先慎

十過第十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

五音則窮身之事也

先慎曰音下下文有不已二字

五曰貪愎喜利則滅國

殺身之本也

先慎曰喜下文作好

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

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

先慎曰羣書治要引無

而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爲人笑之始

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

先慎曰削國下文作國削

十

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昔者楚其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其王傷

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

文昭曰穀陽呂氏權勳篇淮南人間訓俱作陽穀。顧廣圻曰左傳作穀陽。先慎曰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御覽三百八十九四

百九十七引子反曰嘻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

作穀陽豎。先慎曰乾道本無穀陽曰非酒也六字顧廣圻云藏本有今

本穀上又有豎字按本書節邪篇有此句而無酒字先慎案呂氏春秋有豎穀陽曰非酒也七字此脫今據藏本增御覽三百

八十九引作豎曰非也四字該苑敬慎篇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下有子反又曰退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

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二句絕於口而醉戰既罷其王欲復戰。先慎曰飾邪篇有而謀事三字此脫令人召

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其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

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

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也。先慎曰乾道本恤作言顧廣圻云亡當作忘飾邪

篇同藏本無言字今本作恤先慎案作恤是不穀無與復戰矣。今據改說苑作是亡吾國而不恤吾眾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與字盧文弼云脫藏本有呂氏淮南皆有後飾邪篇亦有先慎案上文共王欲復戰召子反而謀是欲與子反謀復戰也不當少與字今據藏本補說苑與作以義同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爲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讐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

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

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之還反處三年興兵伐虞又

剋之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之還作而還誤反字當在與字上讀下屬公羊傳云還四年反取虞何休注還復往故言

反此出於彼也四年者并伐虢之年數之穀梁傳云五年不合本書喻老篇云還反滅虞亦可證俞樾曰伐虢下脫克字下云又克之正承此而言呂氏春秋權勳篇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是其證先慎曰淮南人間訓與呂同此之上脫克字趙用賢本改之爲而屬下爲句非是反

字當依顧移與字上與呂覽淮南合

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

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

王先謙曰穀梁傳作荀息諾

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

盧文弨曰慮藏本

作

虞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爲申之會

先慎曰乾道本會作命拾補命作會盧文弨云命字譌

今依拾補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輕侮拘齊慶封中射士射

士官有上中下。顧廣圻曰本書說林上下篇皆有中射之士

射他書又作謝呂氏春秋去宵篇云中謝細人也史記張儀列

傳索隱云蓋侍御之官此與左昭四年傳言椒舉不同孫詒讓

曰呂覽高注云中謝官名也謝與射通字當以射爲正蓋卽周

禮夏官之射人也楚棘材補射射之吐觀說雖云射人中之棘

棘藏中射者射人之給事宮內者猶涓人之在內者謂之中涓

庶子之在內者謂之中庶子矣周禮射人與大僕並掌朝位又

大喪與僕人還尸禮記檀弓云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

鄭注云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

者是射人與僕人爲官職故後世合二官以爲侍御近臣之名

曰僕射史記韓信傳連敖集解如涓云楚有連尹莫敖其後合

爲一官亦合二官爲名之證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僕射秦官古

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此義尙與古合李涪刊誤引孔衍

則云僕射小官扶掖左右者也此因後世僕射字音夜而爲之

說不足據也先慎曰孫說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

也昔者桀爲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爲黎丘之蒐而戎狄叛

之有戎有緡皆國名。盧文弨曰戎左昭四年傳作仍黎丘史

記楚世家作黎山左但云黎戎狄左傳史記俱作東夷顧廣

圻曰蒐下當依左傳史記補而東夷叛之幽王
爲太室之盟二句此上下兩事各脫其半也 由無禮也君其

圖之君不聽

先慎曰下君字涉上文而誤衍

遂行其意居未期年

盧文弨曰靈王死

乾谿在昭十三年顧廣圻曰句有誤左傳云不過十年

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餓

而死乾溪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

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

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

神子爲我聽而寫之

先慎曰各本無我字史記樂書論衡紀妖篇御覽五百七十九引有我字今據補

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

先慎曰初學記十五引琴作瑟

師涓明日報

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畱宿明

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

盧文弨曰即左傳所云虎

祁之宮顧廣圻曰史記夷作惠正義曰一本脫祁之堂先酒酣

靈公起曰王念孫曰舊本日上衍公字今據論衡刪顧廣圻

此衍公字惟論衡不誤顧氏不知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

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先慎曰拾補鼓下旁注

鼓先慎案趙本鼓作撫案撫字涉下而誤史記論未終師曠撫

止之先慎曰史記論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王先謙曰

曲平公曰此道奚出王念孫曰此道奚出本作此奚道出道

出善本說字今據論衡作此何道出皆其明證矣孤憤篇法

術之士奚道得進晏子春秋雜篇景公問魯昭公曰君何年之

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呂氏春秋有度篇客問季子曰

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爲私史記趙世家簡子曰此其母賤翟

婢也奚道貴哉義並與此同今作此道奚師曠曰此師延之所

作與紂爲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

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

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

也。盧文弨曰。字藏本無。

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

之平公問師曠曰

先慎曰。乾道本曠作涓。顧廣圻云。今本涓作曠。先慎案上下文均作曠。藝文類聚九十

引正作曠。今據改。

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

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

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

先慎曰。藝文類聚引聽上有得字。

今吾君德

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

盧文弨曰。試黃本作示。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並同。黃本試作示。誤。又藝文類聚九十御覽九百一十六引作得。試之乎。亦非。元文師曠

文類聚九十御覽九百一十六引作得。試之乎。亦非。元文師曠

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

先慎曰。事類賦十一引。脫入字。藝文類聚與

此道從

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垓

棟端也。盧文弨曰。郎廊同。垓與禮記喪大記中屋履危

之危同。顧廣圻曰。垓他書又作危。先慎曰。藝文類聚九十作道。南方來集於郭門之危。事類賦引道作自郎作郭。垓作邑。御覽

五百七十九引境作邑又九百一十六引作廟門之扈論衡作郭門之上危案郭爲郎之誤廟爲廊之誤邑扈並危之誤本書作境疑本是上危二字校者誤改併爲一字史記魏世家痤再因上屋騎危危在上故曰上危卽後世所謂屋山俗稱屋脊再奏之而列。盧文弨曰而下風俗通聲音篇有成字先慎曰御成列無而字藝文類聚引作再奏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

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

坐而問曰

。先慎曰乾道本無坐字盧文弨云坐字脫藏本凌本皆有顧廣圻云有坐字是也史記有先慎案論衡

亦有今從藏凌本增

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

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泰山之上。

。盧文弨

曰黃藏本張本作皇文選赭白馬賦注引亦作皇古通用先慎曰舊本無西字論衡藝文類聚御覽七十九又九百一十五九百三十三引泰山上有西字今據補又御覽五百七十九及事類賦引作西山無泰字脫也有小泰山稱東泰山故泰山爲西泰山後人妄刪西字耳駕象車而六蛟龍。先慎曰論衡事類賦並無而字畢方神名竝

鐙

蒲末切。先慎曰論衡鐙作轄。

蚩尤居前風伯進掃

顧廣圻曰進當作迅。先慎曰論衡御覽引並

作進無作迅者顧說非事類賦引作清途疑後人改之非韓子元文也。

兩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

在後騰蛇伏地

盧文弨曰騰藏本作騰。先慎曰事類賦騰作蟲。

鳳皇覆上

先慎曰論衡鳳皇

作白雲。

大合鬼神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

顧廣圻曰主當作吾。先慎曰論衡御覽五百

七十九引作主。

不足聽之

先慎曰藝文類聚一百事類賦引足下並有以字。

聽之將恐有敗平

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

奏而有玄雲從西北方起

盧文弨曰而藏本作之先慎曰玄雲樂書作白雲論衡藝文類聚四十

一又一百事類賦御覽一百八十五又五百七十再奏之大風九八百七十九引無玄字北堂書鈔一百九引有。

再奏之大風

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

先慎曰隳樂書作飛。

坐者散走平

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

先慎曰室樂書作屋。

晉國大旱赤地三年

先慎曰

事類賦三年作千里。

平公之身遂癘病

先慎曰乾道本癘作癘盧文弨云癘癘字之譌宋本作癘顧廣圻

曰瘡正字作癰說文罷病也先慎案論衡藝文類聚一百引作瘡今據改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

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奚謂貪愎昔者智伯瑤知伯名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

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

與也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驚愎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驚作驚誤戰國策作驚吳

師道引此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

彼狃狃習也得地於韓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

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

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

子欲勿與顧廣圻曰宣上當從策更有魏字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

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如弗予其措

兵於魏必矣。

先慎曰必矣下趙本有不如予之四字是也策有

宣子諾。

先慎曰宣子下當有曰字上

康子曰諾文法正同此脫策有曰字

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

之趙請蔡皋狼之地。

邑名

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

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也陽規而陰疏。

廣圻曰規當從策作報

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

三使陰以相約知有異志也

其措兵

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闕于

先慎曰難言篇闕作安

說詳

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

尹鐸安于之屬大

也謂尹鐸治晉陽仍遵董安于之治也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則安于死尹鐸繼之非尹鐸爲安于屬大夫也策鐸作澤

誤國語作鐸

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

生。

顧廣圻曰生策誤作王

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

盧文弨曰軍字衍顧廣圻曰策無

君因

從之君至。

先慎曰至上疑衍君字策無

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

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

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

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

顧廣圻曰臣當作民

不藏於府庫務修其教

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一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

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遺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

奇餘也謂

閒人奇音羈

盧文弨曰有上藏本無遺字

君夕出令明日倉

不容粟府無積錢

先慎曰無積當作不容

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

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

粟已足甲兵有餘吾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

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槩楚牆之

顧廣圻曰句絕蒿讀爲藁荻策作狄槩策作苦皆同字

先慎曰牆事類賦十三御覽三百五十引並作牆並注云音牆

其高至于丈

先慎曰各本其作有槩二字顧廣

圻云有格二字當衍策無今俗本策反依此增入誤君發而用

甚先慎案顧說是御覽引有格二字作其今據改

之有餘箭矣。先慎曰乾道本無此四字策同案下文有餘金

引有有餘箭矣。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菌幹之勁弗能過也

四字今據補。先慎曰各本幹作餘拾補菌作菌餘作幹旁注銘字盧文弨

云菌字謬銘藏本凌本俱作幹顧廣圻云餘作幹是也今本作

銘者誤以策作銘而改耳菌策作菌同字先君曰吾箭已足矣

慎案藝文類聚六十御覽引並作幹今據改

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先慎曰乾道本

有據藝文類聚御覽引增公宮公舍之堂。先慎曰乾道本公舍作令舍案

改皆以鍊銅爲柱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

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

弗能拔因舒軍而圍之。先慎曰乾道本無舒字顧廣決晉陽

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先慎曰御覽三百

二十又七百五十七

引無居懸釜而炊。先慎曰御覽三百二十有易子食析骨炊而二字懸釜而炊是也此脫史記趙世家趙襄子保晉陽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不沒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是趙襄子守晉陽固有其事財食將盡士

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

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

危弗能安則無爲貴智矣君失此計者

盧文弨曰失策作釋先慎曰失當爲釋之誤

者字衍策作君釋此計勿復言也

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

魏之君曰臣聞唇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

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爲人也麤

中而少親

顧廣圻曰麤策作寵按當讀爲粗史記王翳傳夫秦王怙而不信人徐廣曰怙一作粗卽此字

我

謀而覺則其禍必至矣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

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

盧文弨曰臣下藏本張本皆無之字顧廣圻曰莫之知藏本作莫知之策同

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二軍之反與之期日

先慎曰三當作二軍指韓魏之軍趙既

被圍不待約也

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二君之反

本。盧文弨曰二君三本俱作三軍先慎曰

趙本此下有

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

孟談

顧廣圻曰以讀爲已策脫去二君以約遣五字遂誤屬張孟談於下句當依此訂

因朝知伯而出

遇智過於轅門之外

先慎曰說苑貴德篇作智果古今人表作智過顧注卽智果

智過怪其

色因入見知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曰其行矜而意高

非他時之節也

先慎曰意行二字互誤策作其志矜其行高是也本書志多作意張榜本趙本其上無曰字

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

以親之必不侵欺

盧文弨曰侵當作我先慎曰策作必不欺也

兵之著於晉陽三年

今日暮將拔之而擣其利

盧文弨曰擣擣通

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

釋勿憂勿出於口明日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

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

先慎曰宣字康字皆後人所加智過言時不應有也

君與其二君約先

慎曰與其二字誤倒策作君其與二子約是也

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

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爲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之軍而擒知伯

盧文弨曰知伯之軍藏本作知氏之軍

知伯身

死軍破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故曰貪愎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

盧文弨曰王宋本作主下同先慎曰秦

本紀

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

主得國失國何常以

顧廣圻曰說苑反質篇作當何以也下文常以儉得之常亦作當

由余對

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

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

飯於土簋飲於土銅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

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

顧廣圻曰說苑禪作釋下文亦云舜釋天下

虞舜受

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

顧廣圻曰說苑財作裁同字先慎曰御覽七百五十六引作材財

裁材三削鋸脩其迹

唐其斧迹。顧廣圻曰說苑作消錫鐵脩其刃猶漆墨之按此文削鋸是也淮南子

本經訓云無所錯其剗削錐高注削兩刃句刀也讀綃頭之
綃其下未詳說苑卽出於此而傳寫互有誤仍各依本書先慎
曰各本其作之案之當作其注云磨其斧迹是注所
據本尙未誤御覽七百五十六引正作其今據改
流漆墨其
上流布也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

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墨漆其外。先慎曰各本

云染當爲漆謂黑漆其外也俗書漆字作柒因譌而爲染御覽

四百九十三引此正作漆說苑亦作漆先慎按王說是御覽又

七百五十六引同今據改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顧廣圻曰蔣席蔣草頗

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頗作額誤緣謂其緣邪裂之觴

說苑無此一句有禘字連茵字讀當有誤仍各依本書

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顧廣

苑作三十有二下文亦作五十有二先慎曰夏后氏沒殷人受

御覽四百九十三引作三十二與說苑合

之作爲大路而建九旒。先慎曰御覽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

壁聖墀。顧廣圻曰四當作白白壁與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

國之不服者五十三

先慎曰趙本服作亡誤

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

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

顧廣圻曰他

書皆同韓詩外傳作內史王繆繆廖同字王蓋姓也先慎曰顧說是說苑尊賢篇作王子廖

曰寡人聞鄰國

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

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

顧廣圻曰道當依說苑作遠

未聞中國之

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爲由余請期

先慎曰乾道本期作其顧廣

圻云後當依說苑作厚乾道本藏本期作其議說苑作期先慎案趙本作期不誤今據改

以疏其諫

顧廣圻曰諫

說苑作間史記秦本紀亦作間皆當讀間爲諫

彼君臣有聞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

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

顧廣圻曰史。上當有內字二八說苑作三九韓詩外傳作二列史記與

此同先慎曰藝文類聚五十九引作三人誤

因爲由余請期

先慎曰請告也期歸期也既告之期又畱由

余不遣以失其期使君臣有聞此秦先告以歸期之計也

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

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先慎曰亡上當有則字上文有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

先慎曰說苑正諫篇作齊景公案

說林上篇有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事當卽此

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

涿聚曰。

先慎曰涿聚說苑作燭趙晏子春秋外篇作燭鄒古今人表作燭離誠作集韻類篇離音聚案涿與燭濁

聚與鄒趙離形聲相近古本通君遊海而樂之奈臣有圖國者

何。盧文弨曰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

藏本臣作人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

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爲國非

爲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

先慎曰趙本成子作子成下同皆誤

田成子所

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

先慎曰上文則上有而忽於諫士句此脫

笑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

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於家桓公從而問之曰

仲父家居有病卽不幸而不起

先慎曰乾道本起下有此病二字盧文弨云凌本無今據刪

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

知子莫若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

鮑叔牙爲人剛愎而上悍

盧文弨曰鮑上脫夫字各本皆有悍藏本作悍下同先慎曰蒼頡篇悍

榮也荀子大略篇注悍兇戾也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

悍爲捍禦之字非此義藏本誤

悍則下不爲用其心不懼

盧文弨曰懼藏本張本作具先慎曰懼字是言下不爲用而不畏也

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

不愛其身公妬而好內豎刁自積

虧勢也

以爲治內

先慎曰爲字衍二柄篇

難一篇並無

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曰然則衛公子開方何如

先慎曰

乾道本則下無衛字如下有曰字盧文弨云衛字脫各本有顧

廣圻云藏本有衛字是也乾道本如下衍曰字先慎案盧願說是今據補衛字刪曰字

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閒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爲事

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

先慎曰故字疑衍欲字當在之字下難一篇

作適君之敬是其證此因欲字誤制在上後人遂於之下加故字耳

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

也又能親君乎

先慎曰以上下文例之又字下當有安字

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

仲曰不可夫易牙爲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

其子首而進之

先慎曰子首趙本作首子誤說見前二柄篇

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

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爲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爲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爲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眾多信則能親鄰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刁泄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于戶先慎曰二柄篇難一篇戶作尸誤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爲五伯長卒見弑於其臣而滅高名爲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爲人笑之始也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

願廣圻曰國策作秦韓戰於濁澤史記韓世家同在宣

惠王十六年 韓氏急公仲朋謂韓君曰。顧廣圻曰朋策誤作明與當依此訂他書又作馮

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爲和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

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秦害交於楚也公曰善乃警。警勸戒也先慎曰

警策作微字同公仲之行。先慎曰連上爲一句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

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一顧

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一作而屬下誤當句絕策作今又得韓之名都一史記同上文皆作以一名都驅其練甲。先

慎曰史記國策作而具甲秦韓爲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

其爲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

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信申也因願大國令

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

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

君韓君大悅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

。顧廣圻曰策

同姚校云告一作因今案告當作苦形近之誤史記作伐

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

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

。王引之曰此言韓王聽虛言而輕實禍則輕下不得有

誣字誣即輕之譌韓策及史記韓世家俱無誣字是其證也今作輕誣強秦之實禍者一本作輕一本作誣而後人誤合之耳凡從至從巫之字傳寫往往謬誤說見經義述聞大戴禮喜之而觀其不誣下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

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

至者宜陽果拔

。顧廣圻曰策作秦果大怒與師與韓氏戰於岸門在十九年其拔宜陽在襄王之五年後此

凡七年

爲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

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

。顧廣圻曰叔瞻與左傳及本書論老篇皆不合

叔瞻謂曹

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

兵卽恐爲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

問之曰公從外來而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

及禍來連我

君有福未必及已其禍之至當連我也

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

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

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

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乃

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

先慎曰乾道本無乃字拾補有盧文弨云乃字脫餐當作殮下同今依拾補

增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

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羣臣而謀曰

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羣臣出入十

年矣嗣子不善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嗣上有其字

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拔除

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

入之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

也言馬齊等皆精妙也

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爲晉君重耳卽位

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

而以爲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

先慎曰薄迫也

吾知子

不違也

知不敢違君言非本心也。先慎曰謂知不肯吾也注說非

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

爲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

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

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涖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

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韓非子集解卷三終